

张笑天文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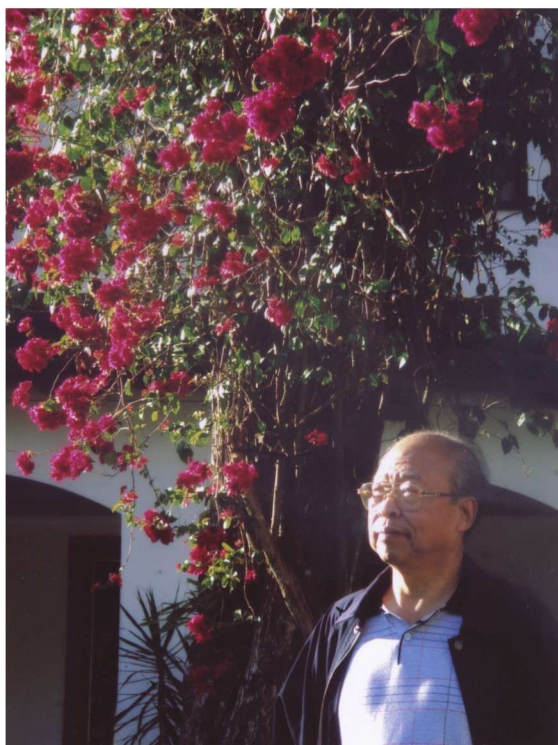
张笑天文集

电影文学剧本·短篇小说·
散文随笔·杂文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8年7月，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前。



2006年7月6日，在
巴西伊瓜苏宾馆庭院。

目 录

电影文学剧本

寻找阿诗玛	3
巡警五大队	80
橙乡天使	143
警察世家	220
镜子里的山歌	285
国家阴谋	346
逃往中国	450

短篇小说

回家	523
VISA 卡悬疑	529
山地车	543
红雨伞	550
卤水点豆腐	554
窥伺	565
心到佛知	571
花痴	582

猴子法则	591
我不是神,我是人 ——淹没于伟人光环后的凡人情怀	598
我的追悼会	606
瞎活	617
情圣	631

散文随笔

雁鸣湖新绿	647
赣南的光荣与梦想	650
笔耕的沃土	655
镜泊湖情结	658
上善若水	669
欢腾的澳洲	677
记录忧伤历史的玄武岩	702
居有屋	707
四海之内皆兄弟	712
月明禅深	726
佛祖的泪滴	731
醉氧	742
一盏清爽的月光	747
罗浮山下四时春	752
“三千海”散记	756
《蓝色的多瑙河》送你远行 ——写给另一个世界的鄂华	760
文章贵陶醉 ——序刘贵锋散文	765
彩云之南	771

城市的灵性	785
蛙鸣依旧	
——《昌邑通典》序	792
醒狮的故乡	795
寻找原始	798
远去的苏里(代序)	803
写给青年诗人的信	810
迟景泰回忆录序	814
达人贵自我	
——刘野作品集序	817
菩提心	
——印度纪行	822
与《中华读书报》舒晋瑜小姐对话	842
生活的经纬	
——褚亚继作品序	850
叩问良知的诗章	853
老圃秋容	
——《拆迁办主任》序	856
闫世维序	860
关于哲思的普通思考	862
文学初始化的旧情	866
知行道上	
——杨明谷文选序	869
明镜止水以居心	
——李建树《晓苑集》序	876
“忘我”与“有我之境”	
——许占志画集代序	880

装帧美学的践行者

——评二版《章桂征书籍装帧艺术》 883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887

跬步千里 890

缅怀

——纪念苏云文集跋 894

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 902

乡圣并没走远 905

登泰山而小天下(代序言) 909

带着镣铐跳舞 913

传递文明的信史 922

顾盼自雄,夫书,肇乎自然

——《刘成书法艺术》序 928

杂 文

黑土地是一块沃土 935

这里有我二亩三分地 938

自信力攀升的时代 941

寄语公安文艺 948

解剖灵魂 951

文章也有“魂”

——评点杨舒涵的《秋魂》 953

以农民为描述对象的文学 955

水脉、人脉与国脉 958

“满洲源流”遐想 962

巨手安天下的颂歌 966

网络新兵感言 969

弃马时代随想 972

文学与时代	976
生命厚味	982
心灵的天使	984
有一个地方叫“鸡鸣三省”	988
质疑“知识分子精神”	994
以民为本是民政工作的常青树	999
遗传密码的缺失	1001
文艺与新时代的思考	1003

电影文学剧本

寻找阿诗玛

序 幕

汪洋碧水宛如缭绕在群峰间的岚雾，兀立耸峙的山峦如同浮在水上的孤岛，白云与山影重叠印在波光潋滟的普者黑湖中，浅波摇曳着接天映日的斑斓荷花，红莲沉醉白莲酣，漂摆在水中的狐尾藻和闪烁水下的金鱼草、竹叶草有如少女的秀发在清波中浣洗。

深情、嘹亮的撒尼人山歌在山与水的灵性中迂回、鸣响，这是具有历史与时空穿透力的带有蛮荒与质朴韵味的旋律。

彩云飘来，向南、向南，
俊鸟飞来，不思北还，
这是没有烦恼的一片净土，
祥和的音乐流出大三弦。
横笛吹来百鸟会，
阿着底就是人间乐园。

这就是神奇的普者黑！光怪陆离的人间天堂普者黑。

随着少女这清越的歌声，被遮天荷花夹持的普者黑湖上，涌流着浩荡清波。时而有撒尼人驾小小的柳叶舟在湖中下网，或在浅水中下蓄笼、虾笼捕鱼，或手持带刺的木棒在水中绞起水草做猪草，小舟上翠绿一片。

风尘仆仆的阿黑骑在马上，在险峻的茶马古道上行进。

耸入云端的青龙峰上，一个汉家装束的人在山间采药。

头人热不巴拉家少爷阿支带着一队骑马家丁来到水势汹涌的南盘江畔，下马登船。

普者黑湖

一条柳叶舟穿行在荷花巷道中，惊起几对鸬鹚翩翩飞起。撑船人是个戴大斗笠穿撒尼少女装束的阿月，笑靥、圆眼睛，给人以热情豪爽、大方利落印象，她正是唱歌人。坐在船头收网的叫阿岩，人如其名，面孔有棱有角，黧黑泛光，疏眉朗目，一身腱子肉，他此时正在收粘网，大大小小的鱼儿像蒜瓣一样挂出水面，阿岩麻利地把鱼从网上摘下来丢到木水桶中，鱼儿张腮抖尾地直蹦。

阿月说：“这么好的鱼，送到戈布头人家，又能换不少钱。”

阿岩说：“等攒够了钱，阿月妹也到盖花房年龄了，在火把节那天，我到你花房下唱山歌，我连梯子都准备好了。”

阿月咯咯一乐：“阿岩哥哥得快点，已经有人晚上在我楼下唱情歌了。”

阿岩只是憨厚地一笑：“我相信你一定不肯推开窗子看他一眼”。

阿月：“你那么自信？”没等阿岩搭言，阿月忽然用手一指：“阿岩哥，你看，好大一条鱼！”

阿岩顺她手指方向看过去，从上游方向漂来一个黑糊糊的东西，随波浮沉，离得远看不清。阿岩仔细观察着说：“不像是

鱼，哪有这么大的鱼不翻浪的！”

那物体渐渐漂近了，一下子又不见了踪影，阿岩觉得扯网的手陡然一沉，差点被拉下水去。他下意识地咕噜一句：“坏了，撞网里了。”

他犹豫着，想拉又想松手。

阿月喊道：“快松手，会把你拉下水的。”

阿岩命阿月“把船顺过来”，他仍不肯松手，随着水流的劲，一点点收网，当那物体拖上船来时，阿月惊得尖叫起来：“是个死人！快松手，快丢到水里去。”

阿岩却坚持把那人拖上船来，他说：“万一还没死呢？”

阿月看了一眼：“呀，是个姑娘，好可怜！”

二人翻过那姑娘，拂开遮脸青丝，原来是个漂亮的少女，也是一身撒尼人服饰。阿月说：“长得真美，真可惜，阿岩哥，她死了吧？”

阿岩伸手在她鼻孔下试试，惊喜地说：“有气！快，帮我一把，给她控控水。”

阿月帮阿岩把那落水少女倒扣在船帮上，揉其背，少女接连吐了几口水，发出轻微的呻吟声。阿月说：“有救了，这姑娘命大呀。”

石林热布巴拉头人家

这是具有浓重滇南风味的建筑，在宽阔华丽的客厅里，一个穿花花绿绿彩衣、腰间皮鼓、铜铃齐鸣，头上戴鸟羽神冠的毕摩（撒尼人巫师）正在跳兽步舞，左手仗剑，右手挥舞一根狼牙棒，半闭着眼，围着火塘跳来跳去，口中念念有词，又像在唱：

银子搭屋架，

金子做屋瓦，

哪个撒尼姑娘不想嫁到热布家。

马铃响来玉鸟叫，

神明帮我找找阿诗玛！

大厅四周悬挂着蛇、鹰、虎等图腾画像，画技并不高明。神案上供着三牲之头，燃着很粗的香。

头人热布巴拉和儿子阿支虔诚地焚香恭听。

过了一会，鼓住铃息，毕摩停下来，用力抖身子晃脑袋，似乎刚从神界归来。他坐下，喝了一竹筒水。

阿支急不可耐地：“毕摩，你请的是哪方神？”

毕摩：“是蛇神。”

热布巴拉问：“怎么样？神怎么说？”

毕摩说：“无所不能的蛇神说，十二崖不是阿诗玛的归宿，阿诗玛没有葬身鱼腹，也没化成石林石峰，她活着。”

阿支眼一亮，对其父道：“我没说错吧？说阿诗玛化成石头，那是障眼法！”

普者黑柳叶舟上

在荷花竞相绽放的普者黑水面上，被救的落水姑娘已经醒来，她头枕着阿月的腿，睁眼看到的是天上的流云和向后倒去的繁花。她挣扎着坐起来，看了看一对男女的陌生面孔，她喃喃地问：“我不是在做梦吧？”

阿岩：“好阿妹，这是真的，不是梦！”

阿月也说：“阿姐，你别怕，没事了！”

姑娘点点头，又望一眼这山水相依、湖洞相拥的水世界，深深地吸口气问：“这地方太美了，这是仙境吗？”

阿月咯咯地乐起来：“我们普者黑本来就赛似仙境，我们都过着神仙一样的日子。这里没有你争我夺，没有欺诈，也没有贫

富之分。”

那姑娘惊讶而又向往地听着。

阿岩埋怨她道：“你别自卖自夸了，你也不问问这姑娘叫什么？”

阿诗玛说：“我叫阿诗玛。石林人，你们知道石林吗？”

阿月摇摇头。阿岩说：“阿诗玛？多动听的名字呀！”

阿岩又问：“那一定是很遥远的地方吧？”

阿诗玛凄恻地一笑：“也许吧。”

阿岩问：“阿诗玛，你有什么难心事想不开？”

阿月说：“天下没有过不去的河！有什么难心事对我们说。”

阿诗玛这才轻轻叹口气，勉强一笑说：“是我不小心落水的。”

阿岩二人显然不信，交换一个眼神，不再言语，小舟咿呀地逆水而行。

热布巴拉头人家

热布巴拉问毕摩：“那，阿诗玛她现在何处？”

毕摩说：“阿诗玛顺着大水漂过了山山水水，漂过普者黑湖，到一个叫阿着底的地方去了。”

阿支问：“阿着底？听说过这是人间乐土，可那是传说，真有这么个地方吗？”

毕摩：“我就到过，那里钟山秀浦、碧水浣波，人人与世无争，连头人都与百姓兄弟相亲。”

阿支：“我不信。”

毕摩：“一方水土一方人，你不要去寻找阿诗玛吗？去普者黑看看阿着底不就明白了吗？”

阿支又问：“蛇神预测我能得到阿诗玛吗？”

毕摩：“能，不过有磨难。”

阿支：“我不惧千难万险，得不到阿诗玛，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热布巴拉说：“去吧，阿支，去寻找阿诗玛吧，我给你五十个家丁，带上足够的盘缠。让咱们忠心耿耿的巫师毕摩陪伴你。如果成了，我愿把一半家产给你。”

毕摩受宠若惊地：“不敢当，阿诗玛这么迷人吗？连老头人都这样着迷？”

热布巴拉很郑重地说：“我曾经做过一个梦，蛇神托梦给我，说这个美女阿诗玛是蛇神的下凡女儿，只有要了她，我们家族才能兴旺，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容貌。”

毕摩给头人跪下说：“我就是粉身碎骨，也要帮少爷找回阿诗玛。”

仙人洞村阿月家

这是傍水而建的撒尼人村落，白屋青瓦，在三角杉、红豆杉和大榕树的拱卫下，村中鸡犬之声相闻，女人在堂屋前织花布，机杼声声；男人在赶牛犁田，村子幽静而和谐。

栽种着热带果树的小院里，香蕉、木瓜果实累累，阿诗玛坐在树下竹凳上发呆，目光在眼前一片银光的湖上和青葱的山峰间游走着。阿月找来绣花包头和一身鲜艳的衣裳、绣花围腰，丢给阿诗玛说：“快把湿衣服换下去吧，会生病的。”

阿诗玛没动。阿岩在一旁望着她傻乐：“快换呐，省得着凉。”

阿月埋怨地斜了阿岩一眼：“你在这看什么？你走了人家才好换呐！”

阿岩这才不好意思地嘿嘿乐了，担着鱼筐要走，对阿月嘱咐说：“你烧一个腊红豆煮猪脚，呆会儿我去起虾笼，晚上吃盐水产，让阿诗玛尝尝咱普者黑的菜。”

阿月答应一声，早已麻利地下厨房了。

几个女邻居叽叽嘎嘎说笑着进了阿月家院子，阿诗玛惊慌地藏身到柴房里，阿月深感奇怪地看了柴房一眼。

一个胖大嫂拦住挑起鱼筐要走的阿岩说：“打了新鲜鱼，也不先卖给邻居？”

阿月从堂屋里提了几份出来：“早给你们留出来了。”

几个邻居一边道谢一边给钱。阿岩、阿月忙阻拦：“不要钱。”

胖大嫂：“回回不要钱，我们也不敢吃阿岩的鱼了，将来他没钱给阿月买嫁衣，阿月该骂我们了！”几个女人附和地大笑。

阿月推搡胖大嫂说：“你不是好人！”女人们又笑个不住。

于是她们推来推去好一会，阿月才把她们推出门外，连钱一起丢出去。那几个女人又把钱丢到院中，这才嘻嘻哈哈地走了。

望着这一切，阿诗玛又惊讶又羡慕，她的心声：这真是人间乐园啊！

阿月和阿岩来到柴草房里，阿月伸手拉阿诗玛：“你躲什么？我们普者黑都是热心肠的人。”

阿诗玛低着头说：“我……我不想见任何人，我不能呆在村寨里。”

阿月与阿岩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阿月道：“行，依你，有好地方，你一定快乐。”

南盘江大峡谷

耸峙的山峰有如被巨人砍了一斧子，从中间劈开，一条大江从山谷间奔腾而出，吼声如雷。

一个披着绣有山茶花披风的撒尼人青年站在江畔饮马，望着一线天和逶迤而上白云间的栈道，不胜感慨。他从鞍袋里拿出糯米饭团和辣酱，坐在江边吃起来，不时地掬一捧江水喝。